

## 第一章 日本颠簸

### 一、政治航舵失控

战后日本最大的变化是以“经济大国”的称号为明治维新以来“追赶西洋”的国家战略划上了句号。它自身也在世纪交替之际进入“坐五望六”之年。问题是，这个 50 多岁的“经济巨人”的大脑中活跃着大量的政治细胞，而且在向全身急剧扩散。

对前 50 多年国家治理思想及政策的调整，涉及政治结构、行政体系、经济制度、外交政策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且与各党各派、各个阶层的既得利益密切相关，其难度可想而知。这种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调整及长期安排，需要有一批能够从时代高度来把握日本航向的政治家；需要一批能够按时代要求来推动日本转轨的行政官吏；需要为新的国家目标服务的政治、经济与行政制度。总之，它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战略工程。

所以，日本面临着“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危机”，亦即“第三个国家性的难关”（19 世纪中叶的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是第一个难关；二战失败是第二个难关），在日本还未实现其战略目标，其政治、经济、行政、外交的改革完成之前，整个日本的发展就必然是“漂流状态”，或者说，它的政府多半是软弱、不稳定及闭关自守的。

\* 本章乃根据 1995 年以来所发表文章删改补充，就正方家。

处于“漂”状的国家，在政治上必然是“无政府”、“无主题”；在施政上必然是“短视”、“无为”，优柔寡断、对突发事件束手无策；在经济上必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去根良策。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家的离合集散、争权夺利：面对阪神大震灾、地铁沙林毒气、警察头目遇刺、日元汇率的急剧升跌而束手无策，都从不同侧面突显了“日本丸”在激流漩涡中航舵失灵的状况。

日本国宪法规定，“国会是国权的最高机构”，亦即为“日本丸”的掌舵机构。人们不仅要问，面对国家进路中的疾风暴雨，国会干什么？政治家在干什么？日本一位笔锋犀利的已故著名评论家将不为政事、吵吵嚷嚷的国会讥讽为“国权的‘最低’机构”；指责日本的部分政客在“日本丸”行将倾覆之际，还在仓底打蟑螂。“政治的贫困”使人担心，日本向何处去？人们对一个国家走向未定、政治航舵失控、民族主义思潮抬头的日本，内心的担忧和疑惑是可想而知的。

## 二、政经体制“金属疲劳”

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给日本人带去了美式“民主”、性解放和棒球。在扶日抗苏战略未最终形成之前，还搞了一阵“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经济民主化。这种在外部强大压力下进行的政经体制改革，奠定了日本的立国基础。

在迄今为止的50多年内，日本所赖以立国的是政治上的“55年体制”与经济上的“40年体制”。前者是指在美国支持下，日本自由、民主两大政党合并，组建成自由民主党，形成长达38年的一党执政态势。

后者则是指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主要要素，大多来源于战时的统制经济：如生产优先、否定竞争、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系统，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系统，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等等。这两大体制

实际上构成了战后日本的立国基础。

大和民族现在所面临的巨大威胁之一，来自这个民族本身的成就。用一个西方流行的概念来表达，即所谓“日本病”。一位颇具声望的学者曾用“成功为失败之父”这句格言，来解释日本国力与国势变动的原因。换言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及为其做出重大贡献的政治行政体系影响了日本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病起因于两大矛盾。一是经济赶超过程中染上的“发达国家病”：政府机构膨胀、福利开支增长、行政摊子铺大、生产效率下降。日本的病情虽然远未严重到欧美的程度，但一直是日本国家治理上的心腹之患。另一矛盾则是日本经济本身“循环不畅”所致，即内部市场先天不足而长期以出口牵引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施加的强大压力，引起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动。这种不平衡最终又形成迫使日本改革行政、经济体制的外压。80年代以来的日美贸易一揽子磋商中，美针对日国内流通体系、企业制度施加压力，就反映了这种矛盾。

50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撩开这个经济巨人的面纱时，发现西方国家的“富贵病”在日本已经颇为严重。一位资深日本专栏作家以犀利的笔锋称其为，“三化现象”：

一为“世袭化”，国会议员20%—30%为子承父业，不但政界与经济界如此，体育、艺术、娱乐界亦然；

二为“官僚化”，即指机构臃肿、开支浩繁，形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大政府”。这种病态不仅表现在政府部门，连企业也循着“大机构”的路滑下去。据日本“办公自动化”协会的抽样调查显示，从1983年到1993年，主要企业中管理人员所占比重从19.1%上升为25.4%；

三为“族化”，即政党议员从所代表的产业团体利益出发，组合成一定的小团体，并和政府部门官僚抱成团，形成互为影响的命运共同体，诸如农林族、建设族、运输族等即为此类。

引发出忧国之论的除上述“三化”现象外，日本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动荡也被提高到了关乎国运盛衰的战略或历史高度来看。日本阪神地区大震灾，被认为是打碎了日本抗震工程的神话；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被认为是打碎了日本的“安全神话”；日元汇价暴涨、暴跌及股价低跌被认为是打碎了日本经济的“无敌神话”。于是，统治阶级中间兴起了一片忧国之论。

一些舆论甚至以“国运 40 年周期说”来解释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厄尔尼诺”现象。他们说，自 1868 年明治维新日本跨入资本主义门槛后，日本每隔 40 年就出现一个国运的隆盛或下降期：明治维新后约 40 年是日俄战争时代，1905 年日本战胜了世界大国俄罗斯，作为东方新兴的帝国主义登上了世界舞台。而后的 40 年是日本发动接连不断的战争，侵华、侵亚、袭美，以失败而告终，即是国运、武运的衰退期。从 1945 年战败到 1985 年，则是日本国力恢复、发展期，经济实力跃居世界首位，实现了“赶超英”的国家战略目标，形成了国运的另一次鼎盛，以 1985 年的日元汇率骤升为顶点，日本再次走上国运式微的周期，如海湾战争中被美欧摒于决策圈之外，随后经济受到美国的贸易自由化攻势，“泡沫经济”的崩溃及日元的连番暴涨加剧了产业空心化等等。

尽管这种周期论有唯心的一面，但它反映出日本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社会上的困难与不安明显增长，中长期前景的动荡因素很多。50 多年前，谁也未曾料到战败的日本会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但是已经有人担心，再过 50 年，人们会否以“过去完成时”的时态发出历史感叹：50 年前，日本曾经是经济大国。

如果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日本现状做一诊断的话，人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在进入 20 世纪最后几年时，已出现了许多违反国家进路规律的现象：第一，自民党一党统治体制的崩溃；第二，“平成大萧条”的持续；第三，政官一体型体制的僵化。总之，战后日本赖

以立国与强国的制度架构已出现了严重的“金属疲劳”，它预示着日本国家发展战略转轨的困苦以及国内政治、经济领域的动荡。

### 三、“平成维新”的助跑

长期以来，日本统治集团出于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及维持国家活力的考虑，开始对延续近 50 多年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实施重大的战略改革。鉴于改革的国策性、战略性，在前瞻日本走向时，必须分析日本正在发生的变化。

上述政治、行政、经济体制的改革涉及面很宽，具有调整国家战略的性质。它的成败将决定日本在 21 世纪的国势兴衰。如果以前述“55 年体制”来表示战后 50 年日本国家战略之核心的话。那么，日本垄断资本目前推动政府对国家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调整，即为日本的“平成维新”做思想、组织、财源上的战略准备。

目前日本统治阶层所考虑的一些方针和方案，具有国策的、战略的深远意义。经济领域推行的“放松管制”(DEREGULATION)主要是想加大竞争力度，以此来刺激国内低效产业的生产率，开放国内市场、抵御外来压力、建立产业整体竞争优势，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服务。

1995 年 3 月，日本政府提出了《放宽限制的五年中期计划》，同意在五年之内放宽 11 个领域 1091 项限制，从静态的现象看，这些措施仅仅是“小打小闹”，不足以促进民间经济活动自由化；无助于彻底消灭国内外差价及创建新一代产业，但鉴于改革的目标不仅注意当前，更考虑到下世纪的经济大竞争时代以及改革突破的意义，可以说这是继 80 年代中期的《前川报告》、90 年代初发表的有关“日美结构磋商”的《中间报告》、1993 年末的《平岩报告》之后的一次大范围政策调整。

政治领域的改革要以政策划线，与“55 年体制”诀别，形成

所谓的“政争型”政党制度，以增强政治家对国家大计的设计与治理能力。从 1993 年至 1994 年末。日本政坛新党林立、自民党与社会党握手言和、一年内四易首相，都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反映。一部分老自民党员、老公明党员之所以能够摒弃前嫌走到一起成立新党，就是因为在新国家战略思想上的一致。“新日本”的临盆与分娩极端痛苦。因为要对一个运行了近 50 年的机制动手术，确实有一大堆重要课题摆在它面前。改革进程的缓慢证实了这一点。

#### 四、日本领导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的日本领导人在谋求国家发展上，靠机智、靠幸运、靠敏感，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惊涛骇浪中巧妙地掌握住了航舵。

吉田茂在日本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1946~1954 年），五次组阁，执政 7 年零两个月。在战后重建日本的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亦是战后日本国家发展基本路线的奠基人。中曾根康弘在 1982 年 11 月就任首相，执政伊始，便鼓吹建立一个“国际化日本”，从而揭开了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序幕。一些介绍日本的书刊称他为“第一位对日本的未来政策有清晰观念的首相”。也是在中曾根执政后，日本进一步完善了既作为“西方一员”又作为“亚洲一员”的对外立场。其他几位首相，如田中角荣以恢复对华邦交而名流史册；福田纠夫的对亚政策思想则被舆论提升为“福田主义”，对日本的亚洲外交产生了主要影响。

1993 年以来的几位首相，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则基本上属于历史过渡时期的人物。1993 年 8 月就任首相的细川虽仅当过两次议员和县知事，但它结束了长达 38 年的自民党一党统治，建立了联合政权，亦在日本现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故而，有专家称其推动了日本的“第三次政治开国”。村山富市力争

在国会通过“不战决议”，体现了政治家的良知和时代感。

把上述日本首相放在 50 多年来国际国内纷纭反复的政治、经济图景下加以衡量，则基本上都属于“内向型”政治家。因为，他们执政于一个日本没有外交思想的年代，其所有的精力就是对美称臣，推销商品；对内则凭借权谋智术，在被评论家称之为“战国时代”的政坛上，五党角逐、六派争雄，造成政党谋略的发达及国际战略思维的退化。

当战后史掀开新的一页，欧亚地缘环境大变动及整个亚太力量格局从美国一极突出的“高峰型”，向龙腾虎跃的“高原型”演变时，国际政治经济的风风雨雨亦开始要求日本的首相具有“洞察世界与日本”的能力，而决非仅是纵横捭阖、翻云覆雨，挟鬼谷之术，奔走于派阀与财阀之间。

日本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日本的政治家在思考是否应调整其国家战略的坐标轴。这种调整实质上是要同沿袭了半个世纪的外交、经济、政治惯性较量。故而，日本传媒在分析该国跨世纪的首相应具备的条件时，把洞察力、结合力、说明力和时代感觉这四项条件作为一个标准。换言之，时代要求日本出一个华盛顿，以将日本引向安全、和平、生活高质量的历史新阶段。一些政治家提出了“生活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但也有些人则提出了“政治大国”的方向，主张不应该是“政治三流”的“小脑袋恐龙”，而应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政治大国、军事强国。国家发展战略上的歧见，不仅意味着政界各股势力的大较量，它还象征着一些新人物将陆续进据要位，或登上政治舞台。

当然，这个转折不会是一次告成的。因为，一方面在现阶段日本选民喜欢“非霞关型”（霞关是日本政府机构集中地）、“非政党型”。1995 年日本统一地方选举中，东京与大阪两大政治、经济中心的当选者出人意料竟是无党派人士。另方面，一些年轻有为的官员不敢轻易“下海”（进入政界），只是作壁上观；尽管一些

有为者已建立新党，但日本政坛仍是涛声依旧。

## 五、面向新的“赶超”

50多年来，研究日本的专家、学者不断地提出有关日本国势、走向的命题，并出版了不少名著，然而，在其主要神话（社会安定、政局稳定、经济不死鸟）已经破灭的情况下，人们不禁更关心其下世纪的走向与潜力。

美英法等国的部分学者提出了日本走向“西化”论的观点。他们以日本的神话已经结束为依据，认为内斗与内讧分散了政治的力量。“日本正在缓慢但却是肯定地向一种近似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方向演变；故而，“任何形式的发展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殊途同归于唯一的‘真正’范例：西方模式”。

另有部分学者坚持“异化”论的观点，认为日本“正在从它经历的危机中变得强大起来，西方再次低估了日本的实力”。他们的依据是，工业卡特尔体系仍将变相存在；日本领导人仍将把经济作为一种权力工具，而非用于改善公民生活条件。通过把大量的储蓄引向战略产业领域，“就能争夺世界经济控制权”。

日本的困难确实不少，最严重莫过于缺少了“赶超样板”，科学技术上，模仿的道路越走越窄；海外市场的“壁垒”越来越高；民间资本的活力也有所减弱，发展维艰将成为下世纪日本国家运作的主题词。如何创造条件、如何图存发展，有待日本自己努力。

日本经济界有一种看法颇有新意。它认为，90年代中期的日元汇价急速攀升的大背景是（日本模式、美国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在冷战后爆发的、以货币为媒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激烈竞争。日元所代表的日本型资本主义可能在今后若干年仍然具有凌驾美欧的发展势头。

为迎接下一个50年，日本统治集团开始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领域组合力量，排开阵势，例如，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三菱银行与东京银行的合并，为日本金融机构在资金规模、经营范围上凌驾欧美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政治领域的“分化组合”仍在进行，这种组合不会是一次成功的，但其新党形成之时，亦是政局稳定之日，如果做一个大胆的预测的话，可以说，一个或几个具有“革新”思想并具备政治实力的战略梯队正在观望国家的走向或政局的发展，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即会跃上政治舞台。这将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无形”要价力量。

面向 21 世纪的日本，将是一个新日本。国际社会期望它能选择一个正确的航向，看到一个揭开面纱的善良、美丽的新娘。

## 六、历史十字路口与“日本丸”的车况

1993 年以来日本走马灯似地更换首相，宫泽、细川、羽田、村山、桥本、小渊直至森喜朗，平均每个首相的任期不到一年。如此剧烈的政局动荡，是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格局变化的大背景分不开的。换言之，日本正处在一条漫长而充满动荡的又一个历史十字路口，也是一条与政治、军事交叉的超级公路，这种交叉将给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外交变化。形象地说，要顺利通过这条公路，到达运行的终点，需要驾车技能、车况与路况三个条件。

从车况亦即日本这个国家现阶段的“段况”看，它已出现了四种病态：

第一，“癌细胞扩散症”。这个战后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年过半百的“经济巨人”的大脑中，出现了大量非常活跃且向全身急剧扩散的政治、军事细胞，不时引发上层的冲动。病变的结果，无非是几种可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军国主义，从现阶段看，突

出军事、突出政治的大国主义、民族主义及修宪思潮急速抬头。

战后 50 多年来，研究日本的学者不断提出有关日本走向的命题，出版了不少名著，如布热津斯基的《脆弱的花朵》（以日本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经济安全系数低为背景）；傅高义的《日本名列第一》（以日本跃升为经济大国、贸易大国、资本输出大国为时代背景）；英国驻日记者的《太阳西沉》（以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一蹶不振为时代背景）。如果有学者以日本的跨世纪走向、现阶段“段情”为题材著书的话，其主题很可能是《从商人到武士》或《第三次远航》等等。

第二，“历史更年期”。日本正处在继明治维新、战后改革后的另一次巨变时期，也有人称之为“第三次开国”。作为更年期的生理反应，就是政治航舵失控，政治力量离散聚合频仍，社会萌生乱象，民族主义抬头及沮丧心理蔓延。社会矛盾激化也是更年期的主要表现。从 1995 年的“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毒气案，到最近一系列使用青酸甲、砒霜、消毒剂投毒案件的发生，整个社会弥漫恐慌心理。

第三，“体制疲劳症”。战后半个世纪，日本赖以强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出现了严重的“金属疲劳。”其一是政治上称之为“55 年体制”，也就是从 1955 年到 1993 年，长达 38 年的自民党“一党独大”，在野党常年“陪衬”，保持政局稳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1993 年 7 月自民党下台引发的政潮，至少还将经过多次“血与火”的洗礼，到 2005 年前后，基本上才会尘埃落定。其二是经济上称之为“40 年体制”的弊病积重难返，也就是产生于战争年代、形成于战后、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及为亚洲国家起过样板作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出了问题。为此，日本从 1998 年 4 月推行了称之为“大爆炸”的经济体制改革，但也产生了巨大的震荡。

第四，“水土不服症”。在对外关系及外交战略上，战后以日美关系为主的基本战略还未彻底调整过来，其外交经常陷入一些“陷

阱”或“怪圈”，如日美与日中的关系、脱美与入亚的关系等等。

由于“车况”并不理想，所以历史转折阶段的日本首相不仅要会开车，更要会修车。1993年以来，日本连换几届首相，就好比给它换了司机，而这辆车实际上需要的是修车工。细川、羽田、村山基本上没修车，桥本修了，但没有修好。因为当桥本把车停在高速公路上修车时，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受金融风暴袭击的亚洲国家和美国都在催促桥本迅速将车发动起来，牵引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车上的乘客，也就是财界、企业、在野党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在催促司机开车，即加大对经济的刺激力度。这个时候，司机就面临修车还是开车的战略选择。

当然，修车或改革是现阶段的“大政治”，不管谁当首相，都要讲这个政治；选票与政权基础，则是“小政治”，但当政局动荡时，“大政治”就必须让位于重选票的“小政治”。把已出现严重“金属疲劳”的车再开起来。上坡时，车子熄火抛锚，司机只好下来推车，筋疲力尽后车子滑坡，就把他压在下面。所以，在改革没有到位，日本的历史转折未结束之前，一点火花就会燃起冲天大火，新生的政权就会出现频繁的动荡。

小渊政权沿袭了细川、羽田、村山、桥本等历届内阁的政治遗产，又揉进了自身特色。它肩负两大历史使命：一是推动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强国；二是推进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两大任务是日本当前的“大政治”，当首相，不讲这个政治是不行的。所以，小渊的政治生命或政权寿命的长短，与改革的进展与否密切相关，小渊猝然病倒首相官邸，说明了改革的艰辛。

## 七、新政权的“历史重荷”

1993年7月日本自民党的下野及八党联合政府的建立，标志

着日本政治的重大转折：日本政治结构进入了过渡期，对外政策进入了调整期，国家发展路线处在历史转折期。

### （一）55年体制的崩溃

1993年7月日本自由民主党的下野及八个在野党联合政府的建立，被认为是日本战后政治史上的划阶段事件。它标志着战后被称为“55年体制”的结束及新阶段的开始。所谓“55年体制”，具体是指1955年在美国支持下，日本自由、民主两大政党合并，结成自由民主党以壮大声势，与社会党抗衡的政治态势。战后38年间，日本政坛上的风风雨雨，几乎都是在所谓“保守——革新”的框架内形成和变化的，其重要特征就是自由民主党长期一党执政和社会党扮演在野党角色，公明、民社、社民联等其他政党则以“中道”自居，在两大势力之间连横和纵，分散离合，频频演出换汤不换药的政争闹剧。

执政38年的自由民主党的下野，无疑是日本政局的重大变动。关于其原因，有的从自民党的腐败、金权政治、选举制度等原因去寻找；也有的认为选民“喜新厌旧”，对日本新党、新党魁党、新生党的紧跟。但是，从更为深远的历史大背景或日本面向21世纪的国家走向等方面看，则可找出另一层面的结构性因素。否则，就难以解释在自70年代后期形成的“保革伯仲”态势下，自民党虽为绯闻、贪污等丑闻缠绕，却能稳坐政权宝座；反过来讲，八党联合政权中的某些实力党派，原本就出身于自民党的“金权中枢”，是搞金钱交易的老手，只是改换旗号而已。

有的学者把“55年体制”称之为“冷战体制”或冷战的产物，是有一定道理的。换言之，在国际政治格局内，只要冷战结构存在，凡事都以东西两大阵营划线，日本作为西方阵营前沿防波堤的功能仍起作用，或者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出现高潮，保守势力地盘下沉，那么，“55年体制”的结束是很难想像的，日本财界和政界是不会允许出现“礼崩乐坏”的现象的。从国际范围看，“

战体制型”的美国前总统布什，挟“冷战胜利”之余威而兵败小石城亦能从侧面反映此种现象。据日本报刊披露，一些新党人物之另立山头，结党称雄，实际上得到了部分政、财界头面人物的暗中支持。这也从反面说明日本的政局巨变，实乃一场有秩序的政界力量组合，其目的是建立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新政治”以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来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八党联合政权只是一种过渡现象，不管这一过渡期是一年还是两年或更长，直至另一或两个可与自民党相匹敌的政党出现，但可以断言，在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及维持政策之连贯性方面将是一致的。简言之，这是保守势力绝对规模的扩大，尽管出现了两个政治中心，但已不是传统的“保守一革新”的对抗态势，政治舞台上的多股势力将形成“建设性竞争”的格局。

八党联合政权的出现，可以说是日本政坛进入两大或三大政党轮流执政时代的序曲。在拉自民党下野的问题上，各党是求大同、存小异的；但另一大党的分娩而出，则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说穿了，就是谁也不想做分母，成为他人的垫脚石。特别是在选举制度改革方面，围绕议席分配与投票方式各党各有算盘，真可谓是同床异梦。新生党和公明党等实力雄厚的大党理所当然地愿意搞“小选区代表并立制”；规模较小的日本新党和新党魁党怕遭“埋没”而另有他图，社会党受党内左派所牵制，全党亦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在最终形成两大政党之前，将维持一个短暂的“多党时代”。

## （二）复杂的政界改组

从 1993 年 8 月 9 日迄 1994 年 4 月 8 日，细川共执政 243 天。寿命为期 8 个月的联合政权在战后历代内阁中属第五位“短命内阁”。但与欧洲及其他国家的联合政权的寿命比较看，却是一个相对的“长寿政权”。所以，在日本政治中枢的永田町有句话：细川辞职并不是新闻；细川能掌权 8 个月才是新闻。

细川执政初始，干了几件在战后日本历史上堪称有意义的大事：第一，通过了政治改革方案，为日本打破“政、官、财”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建立“政策论争型”竞选机制，进而为日本跃居“政治大国”举行了奠基礼。第二，就侵略战争向中、韩等国道歉，这是历届自民党内阁所未能作到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卸历史包袱，成为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序曲。第三，灵活地开放了大米市场，减轻了美国对日贸易压力，并为日本经济与国际经贸体系的再次接轨创造了条件。第四，在当时的日美贸易谈判中，细川毅然向克林顿说“不”，双边贸易会谈虽未果而散，但表明日开始迈向相对独立于美的“普通国家”。

细川辞职后，日本政界围绕首相宝座展开了积极的活动。执政的联合政权内部七八个党派，分聚离合、联盟与对立，闹剧不断；下野的自民党幸灾乐祸、推波助澜，其内部也有派系跃跃欲试，企图另立山头，联合纵横，分享权力。这场争斗，既是权力之争，又是路线斗争，志同道合者结成统一战线，推出新一届内阁，有新的实力人物登上政治舞台。鉴于当时的换马正处于政治结构的转折阶段，这种过渡不会一步告成，故而诞生的新政权将会有更频繁的动荡。

日本政界的动荡与改组，是环绕两个中心进行的。首先是政策路线的协调。众所周知，八党联合政权的建立，其最大公约数是“政治改革”及参政夺权。掌权之后，围绕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斗争，决定了各股政治力量势将“以政策划线”，重新组合。被视为“执政党内的‘在野党’”，的社会党就可能与新生党、公民党分道扬镳。其次，是“阵线突破型”组合，即政治力量的分聚离合不再以在朝、在野来划分，而是在基本政策一致的前提下，搞跨党大联合。

不言而喻，这种以分割自民党为前提的改组设想，自然要遭到该党中枢反对。实力雄厚的自民党不客气地提出要以该党为轴

心，推进政界改组。然而，自民党内部亦不是“坚如磐石”。对首相宝座跃跃欲试的派阀首脑，即对论资排辈、轮流坐庄心怀愤懑的少壮议员肯定且已经以“革新”为幌子，脱党而出另立山头。据报载，当时自民党的“政治改革推进派”鹿野等五人宣布脱党并另建新党，并声称要组建“新保守”的第三势力；前外相渡边美智雄表明出马竞选，公然与自民党决裂。曾作为“55年体制”之最大载体的自民党大厦分崩离析之声隐约可闻，这在客观上使日本政局局势更为复杂。

### （三）新政权的“历史重荷”

此次政权更迭是在日本处于历史转折这一特殊情况下进行的，它不仅意味着政治势力的大组合，更重要的是新政权今后在内外政策上如何做，走什么道路。细川护熙虽然辞职，但由此引发的政争仍将持续。以细川上台为标志的日本的“第三次开国”仍将运作下去；“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行政改革”将是贯穿日本政治的主旋律。

由于细川政权揭开了日本政治的新篇章，成为“后55年体制”的开山鼻祖。所以，对今后任何政权来讲，都面临一个讲改革、搞改革的新任务。换言之，以“改革划线”的影响将长期存在。日本将因此进入一个没有细川的“细川时代”。不论是何党何人当政，都必须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回答诸如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内外舆论对政权的评价均将以细川政权为“自然基准”。

从政治与经济基础、政治与人口结构之关系等角度，也可反映出“细川政治”的不可逆转性。因为在自民党执政时代，受到轻视的工薪阶层、郊区居民、职业妇女、消费者的发言权愈益增大，这几类人对日本现状的不满强烈，都希望在面向21世纪的日本社会中起更大的作用，从而构成了诸如日本新党等“新”字号党派的社会基础。1993年7月，八党联合政权之所以能在选举中

击败自民党，就是在“新党”候选人“只要贴张竞选海报即能当选”的形势下实现的。善于见风使舵的行政官员也嗅出了这一动向。诸如《日本改造计划》、《建设一个小而精的国家》等国家蓝图规划著作在行政机构密集的霞关尤为畅销，即反映了这一动向。作为细川首相的“政治遗产”，留下了一个法定化的“政治改革框架”。根据新法律条款而进行的选区划分，将加强城区和郊区选民的代表性，传统的对农民和大企业的倾斜将有所调整。

但另一方面，从日本跨入资本主义后的发展情况看，从旧体制的崩溃到新体制的摸索与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起码要经过 10 年的动荡。如果说，从细川政权入主永田町，即以“55 年体制”为特征的战后日本政治结构之崩溃为第一阶段的话，那么，目前则处于摸索新体制的变革期，而这也是最为动荡的时期。最快也要到下世纪，才有可能形成足以替代“55 年体制”的新体制。而新体制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完成以及与产业、行政关系的理顺，则要到下世纪。鉴于“巨大转折”是当前日本面对的现实，在巨大的惯性与惰性的冲击下，新政权的稳定性与方向性势将受到影响。由于内政外交课题“堆积如山”，按照日本舆论界的说法，日本政治正面对朝野的“审判”。

#### （四）国家观的交错

与组织上的调整相联系，国家发展思想上也在进行重大的调整。经济上“赶超欧美”目标的实现、海湾战争中的失落、冷战之结束及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等因素，构成了日本调整国家发展战略的历史大背景。日本的新生代政治家开始思考日本的未来，故而两种不同的治国路线也应运而生，并影响着政界力量的重新组合。按照日本舆论说法，此次政界组合，已经跳出了传统的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保守与改革”的框框，而是一场席卷所有政党的路线斗争，因而也被称为“新保守”与“老保守”之争。

以自民党当时的总裁河野洋平、新党魁党代表武村正义，几

位前首相宫泽喜一、海部俊树和前法务大臣后藤田等人，在国家观方面持统一观点。日本舆论称他们为“吉田茂路线”的继承者。而以小泽一郎为旗手的新保守政治势力则号称“脱吉田茂路线”。这股势力在国家建设思想上，既有继承吉田茂思想衣钵的一面；但更主张修正外交、经济战略轨道，重新构筑国家战略。

在国家形象的设计上，前者主张日本在后冷战时代应该走“非军事、以经济为中心，态度谦虚的传统路线”；“忠实于日本国宪法的理念”。要言之，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护宪、非武装为基本点，构成国家发展的基本路线。实际上，这是继承“吉田茂路线”，走的是经济大国、生活大国、文化大国的道路。而后者则主张日本不应该是“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小脑袋恐龙”；应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具备作为国家所应有的所有要素”，走“普通国家”的路线。其潜台词就是：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前台。实际上是对“吉田茂路线”的修正，要将日本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政治大国、军事强国。

然而，当日本国内正就国家发展道路展开论战，国家发展航向的罗盘仍在摆动时，其道路前方已经压过来一片乌云，一些足以影响国家命运的、在冷战时代曾作为立国条件而发挥过作用的因素已发生了变化。不论谁执掌权柄，都将遇到风浪。为谋求国家的发展，新政权必须在国际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巧妙地把握住航舵。这意味着日本的对外关系是不平静的。

首先，战后日本对外政策所依据的冷战理论，即以东西方划线的基本战略还未彻底调整过来。形象地说，虽然已将按东西走向行驶的“日本丸”刹了车，但整个车身仍处于巨大的惯性之中，而掌舵者还缺乏把握航向的经验与技巧。其次，战后日本视为安全战略生命线的日美同盟，在冷战后未充实新的内涵，表面上可用“连续性”一词大而化之，实际上对许多新情况、新动向未做